

【在人间】

娘的城

我的表弟大学毕业以后在北方一座大城市工作,经过多年奋斗,去年终于买了房。拿到房产证那天,表弟兴奋得喝了个酩酊大醉。他给我打来电话说,哥啊,我在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终于安营扎寨了……

那天,我恰好在娘身边。娘听说那座城市有2000多万人口,叹了一口气说:要那么大干啥?还是小城市好些。

其实我娘说的小城市也不小了,我和我娘居住的这座城,也有100多万人呢。不过,娘来到这座城十多年了,好多条街道她都没有去过。有次我说某条街有个馆子的爆炒羊肚好吃,请娘去尝尝。娘说,又要坐火车去啊,我不去。我说,娘,就在我们住的这

个城。娘还是说,那也不去,太远了。娘跨出去的步子不大,这座城市的圆圈,她根本不知道有多大,难怪,她总认为这个城市比老家的镇子大不了多少。

想起娘刚来城里时,就如扯断了她在老家土里扎下的根须,娘来城里居住的最初几个月,面色都枯黄了。娘曾经犟着脾气要回乡下种地,我爸发火了:“你要回去,咱俩就离婚!”我娘于是留在了城里,但有好几次,我看见娘站在阳台上,手搭凉棚,在眺望着远处朦胧的群山。群山深处,是老家的方向。

我进城工作那年,娘让我在祖宗墓前磕头,起誓: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等我过了40岁以后,我依然这样平庸地活着,

感觉一直支撑她的精神支柱已发生了歪斜。不过,娘对我的希冀也发生了改变,她见惯了那么多人的生生死死,暗地里就只求我这辈子保个平安了。

娘有次按住腿肚子小声喊:疼,疼。我送娘去医院,医生一检查,说是类风湿。那次在医院,碰见了乡下赵老头的大儿子,赵哥哭丧着脸,我娘抓住他的手急切地问:“你爸呢,还好吗?”赵哥顿时就哭开了:“我爸要走了……”

原来,79岁的赵老头患了肺癌,在医院总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,他伸出指头,往门外指了指。儿子明白了,是要回乡下老家去。乡下人常说,不是自家的地儿,落不下气闭不上眼啊。赵老头被抬回乡下老家后,果然咽气了。

那次,我陪娘回去,一直陪着赵老头的骨灰入土。娘见杂草淹没了乡间的路,就自己蹚一条路出来。娘说,你能请人来把路修好吗?

我没那个本事。娘对我深深地失望了,她终于知道,我写的那些文章,真的是纸上谈兵。她索性操起钝了的镰刀,开始一刀一刀割挡路的杂草荆棘。一不小心,镰刀把娘的脚割了一刀,娘的血,把草也染红了。

路上的草实在太多,娘当然割不完,她只好坐在路上叹气。还有那些荒芜的田园,娘见了,

心疼地捂住胸口:“是长粮食的哦,咋都长了草……”山梁上风中摇摇摆摆起伏如浪的草,怎么就不见一头牛一只羊?山梁下好多老烟囱,怎么都不冒烟了?山窝里那么多垒起的坟,都是走了的,老乡,怎么走时连一声招呼都不打?

娘在城里,连眼神都是雾蒙蒙的了,她总是念叨着乡下的事,乡下的藤藤蔓蔓,缠绕着她的心。前不久的一天,娘去店铺里买盐,突然发现乡下刘老汉也在买豆瓣酱。娘惊讶了:“你怎么也来城里住了?”刘老汉得意地说:“咋啦,我就不能来城里了?我住的还是儿子买的别墅呢。”

娘回来说起这件事,我突然冲动起来:“要不,我回老家,修大房子,陪您住。”娘叹了一口气说:“那是别墅的事啊?只要你能常陪我回老家去看看,我就知足了。”

于是我和娘约定,一年之中,我陪她回老家去看几次。我娘还说,有一个亲戚在老家荒废了的老房子,让我去打扫出来,再适当修缮一下,她回老家的时候晚上可以住住。娘说,还是在老家睡觉睡得香。娘还说,自己已经看好了墓地,今后她走了,就埋在老家那山梁上,陪着早去的亲人和乡亲们。

我的城,已成我今生停泊的岛屿。娘的城呢,是不是还是她漂泊的舟?



□李晓

【浮世绘】

N种姿势

有段时间,“葛优躺”成为热词。这个词引发热议,显然有其丰富的社会背景。二十几年前,葛优饰演的“二混子”季春生在沙发上那么懒懒地一躺,瞬间成了经典——颓废、不思进取以及浓厚的灰暗底色,令人过目难忘。

这本是一种令人鄙薄的人生姿态:贪图短暂的舒适,排斥奋斗,排斥坚持,选择卧倒。但对于当下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、近乎筋疲力尽的人来讲,这又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姿势:逃啊逃,回避啊回避,暂且舒爽。当我们在都市的大马路上精疲力竭的时候,“葛优躺”就成了令人羡慕的姿势之一。

羡慕。是的,当一群时刻担忧“输在起跑线上”“输在中场”“输在篮架下面”的人回过头来,

发现有人竟然可以斜靠在软软的沙发上,让一切“随他去吧”的时候,有人会发出会心的笑声,或者选择嘲讽。但是,当更多的人反观自身的处境,或许会心生羡慕之情:看人家……

在物欲张扬的现代社会,我们的财富在增长,视野更开阔,食谱更丰盛,艺术品琳琅满目,我们的足迹到达了前人从未到过的地方……这种种美好的表象之下,隐藏的其实是一个字:累。

葛优的姿势,让人想起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那群戴着高高帽子的古人。相对于今天的我们,他们慵懒、闲散、淡定。他们中的某些人,比如韩熙载,即使被皇帝监视着,仍然可以保持一种从容。当韩熙载咚咚地敲响鼓点,身材娇小的舞者王屋山闻声起

舞,时隔千百年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个政治人物的洒脱和自如。

公元742年,诗仙李白应诏进京。彼时,一腔热血的诗人大喜过望,自以为政治抱负即将实现。在南陵家中,他写下了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狂放诗句。这一年,李白四十二岁。对于当代人而言,四十二岁尚属青年。但对于古人,则是标准的暮年了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,是真的潇洒和真的进取。

但我更喜欢王维。在国人的文化记忆中,“诗佛”总在竹林中端坐着。他面如白玉、俊逸爽朗,他轻揉丝弦,吟出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句子。现实生活中颇为无奈的王维,追求内心生活的一尘不染。他见惯了官场中

的殴斗、争宠、排挤、倾轧,转而面向自然和山水,谈不上积极进取,却也绝非不可救药的消沉和迷惘。今人想要寻找这样一种姿势,恐怕很难了。

曾看过一部韩剧《金钱之味》,从世俗的意义上讲,故事中的尹会长是个成功的男人。然而实际上,他和家人都是金钱的附庸(现代社会,这样的附庸不在少数吧),尹早年为了金钱与妻子结婚,婚后才发现物质并非生活的全部。因此,他一次次出轨。与此同时,他的妻子也一次次暗杀掉自己的情敌。在最后一次外遇中,尹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,转而寻求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相对于葛优式的瘫倒,尹的姿势是多么决绝。这,是一个现代老男人对极端物欲的控诉。

□冯磊

【有所思】

琴声串起的沧桑岁月

那年元宵节,我陪同一位德国客人去看趵突泉。穿过公园西南角那片竹林,就走进了园中之园——万竹园。正欣赏着雕梁画栋的一处回廊,耳边传来悠扬舒缓的琴声,心下好奇,循声前行,踱过一个垂花门楼,发现琴声来自四面环水的六角亭。只见一位老者用一把长长的大锯正在演奏陕北民歌《绣金匾》,有人还随着琴声唱着“正月里闹元宵,金匾绣开了……”客人立即举起相机连连拍照,还通过立行的翻译询问这是什么乐器。老者停下演奏,彬彬有礼地告知这是锯琴,据说发源地是意大利。我提议琴师演奏一曲《雪花》,他沉吟片刻,用膝盖夹住锯琴的木把手,左手捏着琴的顶端,右手用琴弓子触动大锯。随着这把锯的弧度变化,流淌出美妙的乐曲,那声音,像二胡,又比二胡缠绵;像小提琴,又比小提琴高亢。老外朋友非常惊喜,竟随着琴声唱了起来。琴师遇到知音,放下锯琴,站起身来,分别用日语、俄语演唱了几支曲子。随行翻译蔡女士赞叹地说,没想到济南人这么多才艺。

几天后,我又去六角亭。这个亭子建在泉池之上,巧妙地用石拱桥连接着前后院,成为这处

古建筑群中轴线上的必经通道。游客正好可在此倚栏歇脚。我见几个人正围着琴师问这问那,有的随着琴声高歌,有的拍手打着节奏……临近中午,游客渐少,我向琴师送上那天他和老外的合影照片。几张照片,打开了琴师的话匣子。他叫刘志远,生于1928年,曾是部队文工团演员。他还介绍我认识了身边几位朋友,有男高音傅延亮先生,有每周都来相聚的魏丕勋先生,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。

魏先生身材精瘦高挑,乐呵呵地说,我既不拉琴也不唱歌,就是喜欢这个气氛。他自称唯一的爱好是读书,还从包里拿出一本《书法字典》给我看。我趁机向他讨教这个亭子的几处题匾。萍水相逢,偏又遇到读书人,让我相见恨晚。

说话间,琴师拉了一段《北风吹》,那流畅动听的乐曲引来大家喝彩。魏老乘兴说:“我很早就听过这个歌,看《白毛女》恐怕没有早过我的!”琴师感兴趣地问:“你哪年听到的?”魏老说:“1948年。”“在哪里?”“在济阳。我是吴化文部队的,起义后开到济阳受训,解放军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时演过《白毛女》。”琴师撇撇嘴说:“你可不知道,那个扮

演大春的就是我!”“啊?”一句话把魏老给“将”住了,游客们也都瞪大了眼睛,想不到眼前这位老态龙钟的琴师竟有这么辉煌的经历。

那天我又去爱荷亭,看到琴师戴着墨镜,手拄拐杖,身背琴盒走了过来。我迎上几步接过他的琴盒,扶他坐下。问起当年扮演大春的事,他哈哈大笑说,你还在琢磨这事啊?那是给老魏吹牛,我没演过大春,可是演过剧中的农会会长赵大叔,我也不是在济阳演的,是在徐州演的。接着他就讲起那段经历:“1948年中秋节,济南解放了。我住的仁爱街上有个正谊中学的高年级同学,叫赵忠。几年不见,现在突然一身戎装地回家了,邻居们才知道他当兵去了。我那时血气方刚,听他说解放军欢迎学生参军,就联络起12个同学跟着他入伍了,编入新成立的35军文工团,他是文工团长。南下途中,我们下到各师,演出短小精悍的节目,为行军部队鼓舞士气。直到淮海战役之后,35军文工团才集中排演了话剧《白毛女》,老魏在济阳整编时看的《白毛女》,是兄弟部队文工团演的。”

魏老在旁边插话说:“35军是以华野鲁中南纵队和和张庄机场起义的吴化文部队合并而成。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啊!我们部队向淮海战场增援的路上,支前的队伍看不见首尾,老乡们推着小车子日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物资,我还吃上了老百姓送来的炸丸子。陈毅元帅说,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乡们用小车子推出来的,一点也不假。”

琴师接着说,那时战争形势发展太快了,好多大、中学生参军后,在渡江战役之后就充实到地方政府里了。我钦佩地说,你亲身经历了那场历史性的决战,真了不起!他谦虚地说:“我只是个普通战士,没立什么功,我获得的那两枚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纪念章就是最好的纪念。作为幸存者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老人喝了口水,仔细地戴上白手套,从琴盒里取出锯琴,又深情地演奏起《白毛女》的乐曲。那位起义后随大军南下的魏老,若有所思地端坐在琴师身边,和煦的阳光从南院的屋脊上照进爱荷亭里,照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,他们是那般专注,或许,又沉浸在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□韩庆祥